

《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》 ——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父母用错了方法

爱是一种感受，真正爱孩子就是要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一个人只有在被他人需要时，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价值感支撑着人的生命活力。

试问，在生命成长过程中，你是希望得到赚的钱还是希望得到赚钱背后的价值？走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要的并不是钱，而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由此获得的尊重。也就是说，人努力的最终目的是跟钱没有关系的，生命的成长需要内在的精神归属，而精神归属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价值。

一次，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，他家里条件很好，有两个保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朋友的母亲坐在沙发上，手边放着遥控器，她每隔一段时间按一下遥控器，昏昏沉沉似睡非睡，她并没有在认真地看电视，只是会偶尔按一下遥控器。我看到后就对朋友说：“你的母亲很麻烦，可能不会时间很久，你要注意。”他听后立刻否定说：“不会的！不会的！她每年都检查身体，就是有‘三高’，很多老年人都这样，每天都按时吃着药就好！再加上有两个保姆照顾着，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。”我说：“你不了解人性，也不理解人的心灵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用不了10个月……”他一下子就急了，说：“不可能！”我看他极力否定就没再多说。这是我的习惯，面对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情，想帮他也帮不上。

结果8个月后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安葬完母亲以后，他很难受，问我：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为什么会预测得这么准？”我说：“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规律。你母亲为什么会去世？是因为她没有价值感，因为你雇用了保姆也就抑制了她通过劳作获得的价值感……”

雇用保姆本来是希望母亲得到更好的照顾，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所以，孝顺父母就要让他们创造价值，只要不是太累太重的活儿，都可以让他们去做，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

其实，现在的老人最开心、最喜悦的事情莫过于孩子吃他们做的饭。所以，当你回到家里时，不管父母做的什么饭，即使你不爱吃，都要告诉他们：“我就爱吃爸妈做的菜！”你准备星期天去父母家吃饭，你会发现，提前几天，父母就开始为这顿饭做着各种准备。他们忙活半天就是为了看到你吃饭的样子，那是他们最大的满足，是他们价值感的体现。

其实，孩子也是一样，当一个孩子在被人需要时，他就会感受到自己幼小生命的伟大。所以，作为父母，我们

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

◆出版社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◆作者：包丰源



34

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因为人有了价值，才会有生命的活力！

然而，现实中我们又是怎么做呢？不让孩子做这个，也不准孩子做那个，只会冷冰冰地对孩子说：“学习去！谁让你做事了？考个100分比什么都强！”

孩子心目中爱的火花常常被父母无情扑灭。慢慢地，孩子就会觉得，父母的要求就是让他考高分、上重点学校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。所以有些人考上大学后会感到生无可恋，因为他觉得没有价值。父母一直在逼着他考大学，有一天他考上了大学就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了。

有时候我们对孩子太好，往往会剥夺了他的价值感。孩子该玩就让他去玩，该洗袜子就让他去洗，要让他不同的时间懂得做不同的事情。要让孩子感受到价值，父母就要和孩子一起成长，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，培养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的习惯。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，给予别人爱，看到别人能理解、能接受、能感悟到，会比接受别人的爱感觉更快活，更有价值！

真正爱孩子的父母，往往会有意识地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的“弱”，从而给予孩子付出爱、创造价值的机会。所以，作为父母，一定要学会改变，不要总是把自己看成高山，把孩子当成弱不禁风的小草，换个位置，换个形象吧！你的改变会让孩子成长为高山，你的示弱会让孩子成长为可以为你遮风挡雨的大伞！（完）

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 ——农村女孩北漂暴富后的迷途人生

◆出版社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◆作者：石一枫



19

“跟你说真的呢，我挺想感谢你一下的。”陈金芳重又开腔，“你眼下缺什么，不妨告诉我……”

“第一缺德，第二缺性伴侣——忘了告诉你我前一阵刚离婚。”我条件反射似的打断她，“头一样你帮不上忙，第二样我不大好意思找你帮忙。咱们毕竟小时候就认识，杀熟的事儿我不爱干。”

她仿佛被我的流氓口吻小小地惊着了，半张着嘴一愣，但眼里涌出更多的笑意。随后，她斟酌着措辞道：“你这是跟我客气呢吧？我看得出来。虽然我知道跟你说这些挺俗的，但眼下我并不缺钱，而你呢，看起来手头又不那么宽裕……”

“真不是客气。”我索性直抒胸臆，“比起你我肯定是一穷人，可我也没觉得自己过得有多凄惨。比起那些狠捞人问造业钱的主儿，我宁可把自个儿的欲望尽量降得低一点儿，当个无伤大雅的寄生虫，这也是一个混子、一个犬儒主义者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了——我的普通话你听懂了吗？”

“你这话有点儿偏激。”

“就算是吧……难道你认为我活成这样儿是通达的结果吗？”

陈金芳晃了晃手里的烟，表示不想与我争辩。但没过两秒钟，她又换上了一副真诚而又单纯的表情，对我说：“我真觉得你不再拉琴特别遗憾。”

“没什么遗憾的。我在那方面其实没什么过人之处，才不是真正的演奏家，顶多就是一‘伤仲永’……”

“你又在钻牛角尖了。”这次，陈金芳打断了我，说：“拉琴就是为了成为演奏家吗？你这么自诩脱俗的人，怎么考虑起这件事

陈金芳句句捅在我的软肋上

情又那么功利。你现在不还是喜欢音乐吗？音乐完全可以成为你的爱好呀。”

我居然被陈金芳说得哑口无言。这是她头一次对我使用尖刻的语气，而说实话，她句句捅在了我的软肋上。气氛登时有点儿僵。我捏着行将熄灭的烟头，佯装四下找着烟灰缸。她舔了舔嘴唇，往回找补了一句：“再说了，别人觉得怎么样我不管，对于我来说，你已经拉得美极了。”

这话让我再次恍惚，仿佛回到了从前，她站在窗外听我拉琴的那个年代。这时，前几天宴请过我们的那位画家凑了过来，热情地揽住陈金芳的肩膀，说有一件“神秘的礼物”要送给她。

“你猜是什么？”画家挤眉弄眼地问陈金芳。

“你还能拿出什么，无非是一幅画——她的画像。”我随口说。

“跟聪明人混在一块儿就这点不好。”画家哈哈大笑，“想卖个关子都那么难。”

我近乎恶毒地打趣：“也不知道你给她粘了一撮什么样的毛。”

那幅画倒不是画家独创的“立体现实主义”，而是传统的人物静态油画——文学杂志“封二”上常见的那种风格。画里的陈金芳穿了件纯白的连衣裙，侧坐在带靠背的木椅子上，背后是一扇阳光倾泻的落地窗，表情相当恬静。我认出那背景就是画家在小汤山附近的画室。看来这段时间里，他们也打得火热。

在众人的簇拥与恭维下，陈金芳直面画里的自己，夸张地拿手捂住两颊：“你把我画得太漂亮了。”

“你是批评我画得不像喽？”画家说。

“那怎么可能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就是承认自己漂亮了。”其他人也不遑多让，我带来的那几个朋友纷纷发表见解，主题无一例外，都是借画捧人。最初陈金芳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听得多了，便开始两眼熠熠闪光，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焕发着能量，使她的真人比画像更加璀璨。

“胡马尼，你看看人家——还说自己也是画画的呢，你画什么了？翻来覆去就是你们对儿那两头牛。”她还不忘对远处的胡马尼撇过去一句。

这时我发现，我和胡马尼都被甩在人圈儿外面了，我们一个守着音响，一个靠靠吧台，像棋盘上不尴不尬的两枚孤子。我又观察了一下那小伙子的脸，居然读出了类似于忍辱负重的意味。我并不是那种在哪儿都要充当焦点，受不了半点儿冷落的人，但还是对眼下的气氛感到不舒服。于是我趁没人留意，到门廊找到自己的大衣，匆匆溜走了。（完）

《八卦医学史：不生病，历史也会不一样》 ——穿越时空的超级诊断 医生也不一定知道的历史真相

◆出版社：鹭江出版社
◆作者：烧伤超人阿宝（宁方刚）



37

历史上的药物安全事件

1962年10月，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柯弗瓦·哈里斯修正案。该法案强化了FDA的权威和职能，取消了药物向FDA申请后60天内未获批准即可自行上市的规定；明确了新药上市的必须程序；要求药物上市前必须向FDA提交临床实验证实的疗效和安全性双重信息；要求药物公司必须保留所有的药物不良反应记录；授权FDA将已经上市但被认为缺乏安全性或者有效性的药物予以取缔。

柯弗瓦·哈里斯修正案的通过成为药物监管史上最重要的一页，而美国FDA也成为全球最权威的食品和药物监管机构。

柯弗瓦·哈里斯修正案通过40年后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一名叫朱玉的新华社记者以一篇震惊全国报道，揭开了另一起重大药物安全事件——“龙胆泻肝丸事件”的大幕。

龙胆泻肝丸，是一个有着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方。按照中医的说法，龙胆泻肝丸“清肝胆，利湿热。用于肝胆湿热，头晕目赤，耳鸣耳聋，胁痛口苦，尿赤，湿热带下”。

龙胆泻肝丸的配方中，有一味药物，叫木通。按照中医的说法：木通归心、小肠、膀胱经，有利尿通淋，清心除烦，通经下乳的功效。早年配方中所用的木通，主要指木通科的白木通或毛茛科的川木通。20世纪30年代，东北出产的关木通进入关内，由于关木通价格低廉，逐渐占领了全国市场。80年代，龙胆泻肝丸配方中的木通都成了关木通，并被写入药典。

与白木通和川木通相比，关木通中含

有一种特殊的成分，叫马兜铃酸。

马兜铃酸，是赫赫有名的肾脏杀手，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名词“中草药肾病”。它引起的肾脏损伤无法恢复，敏感患者极小剂量就可导致肾功能衰竭。大剂量马兜铃酸直接引起急性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肾衰竭，而低剂量摄入也会引起肾脏不可逆损伤。它的损伤是DNA级别的，它会在肾内形成马兜铃内酰胺，进而形成DNA加合物，这种加合物物质性质稳定、难以降解，会在肾内长期存在，持续损害病人肾小管导致肾功能损伤并诱发癌变。

引起肾脏损害”后放行。

禁用关木通的努力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。2003年4月，关木通禁用前夜，由中国中药协会、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的“第四届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”在北京召开，对2月份媒体爆料的龙胆泻肝丸事件进行回应。

而在关木通终于被禁用后，中医又华丽转身，由拼命地为关木通辩护，转为竭力撇清自己和关木通的关系。他们声称：古方里面用的是木通，不是关木通，中医是没有错的，错的是我们撞了中医的古方。实际上，中医古籍中根本没有现代植物的分类方法，关木通、川木通、白木通各种称谓乱作一团，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干预，恐怕中医界至今也说不清关木通和其他木通的区别。

根据媒体说法，因为龙胆泻肝丸致病患者约有十万，鉴于该病的诊断困难和漫长的潜伏期，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很多。

龙胆泻肝丸的毒性医学界早已经发觉并多次提醒主管部门。然而，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，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药品生产企业，都没有主动向患者发出任何警示，更没有采取禁用和召回等措施，患者也未得到任何赔偿。而40多年前，药物安全事件推动药品监管制度建设革命性进步的一幕，也没有在中国上演。

在药物监管尤其中医药的监管问题上，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应该认真地读一读祖先的这句话：

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！

（完）